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全文收录
CSSCI来源集刊

复旦 外国语言文学 论丛

Fudan Forum

复 旦 大 学 外 文 学 院

2017春季号

Spring, 2017

on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非
外
借

CSSCI 来源集刊

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

(2017 年春季号)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

復旦大學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 2017年春季号/复旦大学外文学院主编.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7. 9
ISBN 978-7-309-13134-5

I. 复… II. 复… III. ①语言学-国外-文集②外国文学-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H0-53②I1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80409 号

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 2017 年春季号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 主编
责任编辑/郑梅侠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 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 86-21-65109143 出版部电话: 86-21-65642845
当纳利(上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0.25 字数 336 千
2017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3134-5/H·2745
定价: 3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编 委 会

主编：卢丽安

本期执行主编：陈 靓

本期栏目负责：

文学文化：张 冲

语言学：沈 园

翻 译：王建开

本期编辑：

郑梅侠

编委(按姓氏汉语拼音
为序)：

蔡基刚 褚孝泉

高永伟 季佩英

姜 宏 姜宝有

金 雯 李 征

曲卫国 孙 建

谈 峥 汪洪章

魏育青 熊学亮

郑咏滢

文学

消声、言说与成长：马歇尔的《褐姑娘、褐砖房》研究 方 红(3)

英国后骑士时代的娱乐焦虑：《亨利五世》的体育政治 陶久胜(8)

《道连·葛雷的画像》：王尔德对语言的反思 张俊萍 王澍雨(15)

犯罪文学发展的重要一环：19 世纪初英国新门派犯罪小说 陈后亮(21)

历史本真与文本重读

——伍尔夫传记补遗与研究 朱海峰(27)

欲望之绝

——《月亮与六便士》中的佛教思想 骆谋贝(33)

拾遗补阙：中国古典叙事对热奈特叙事时间理论的补充和完善

..... 邱 蓓(40)

歌德诗剧《伊菲格妮在陶里斯岛》中女主人公的完满人性 王婉赢(45)

语言学

认知语言学视阈下二语习得语言复杂度研究的元分析(1990—2015)

..... 张 军 王丽萍 吴红云(53)

俄罗斯功能语法理论与西方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意义观对比

..... 姜 宏 祝 晶(61)

情感语音研究的方式与类别 马秋武 王 婷(67)

法国语言学 Topoi 理论研究 吴 瑶(76)

拟态词的跨语言考察 叶婧婷(83)

网络医学健康词库(HTF)的建设及其汉化 丁 骏(89)

基于语料库的法语异议表达语用策略分析 杨晓燕(96)

翻译

试析《中华汉英大词典》的编纂特色 万江波(105)

《推背图》在西方世界的译介和传播(1867—2017) 许 明(112)

译介·比较·阐发：艾米莉·狄金森“中国化”的三路径 卢 捷(119)

论德汉互译基本单位——语元 赵志勇 高凤兰(125)

“求异存同”：翻译社会学视域下庞德《诗经》译本再解读 高 博(131)

美国汉学家华兹生的诗歌翻译思想评析 林嘉新(137)

《塔纳赫》汉译、释经与译不准原则 刘 平(144)

后结构主义视角下的翻译研究全景图

——读《研究翻译和口译》评介 韩子满 徐珊珊(153)

文 学

消声、言说与成长:马歇尔的《褐姑娘、褐砖房》研究^①

方 红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摘要:本文以消声与言说为切入点,提出葆拉·马歇尔的《褐女孩、褐砖房》将少女萨丽娜的声音置于被母亲消声与个体发声的张力之间,置于种族主义的消声压力与黑人发声努力的张力之间,置于个体自我发声与巴巴多斯族群发声双重需要之间。这一设计不仅成功以女性双声言说的变化表现少女的成长,也以叛逆期少女不畏权威、伸张自我寓意种族歧视语境中被消声女性具有言说能力,体现了兼顾族群发展与女性个人发展的后殖民女性主义立场。

Abstract: Focusing on silencing and articula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Brown Girl, Brown Stones* written by Paule Marshall positions Salina's voice within the tension of being silenced by her mother and making an effort of speaking out, within the tension of racist silencing and the black's effort of articulating, within the double needs of the individual articulating and the articulating of the Barbados. Such arrangements not only successfully reveal the growing up of a young woman with the change of her double-voiced articulation, but also help to symbolize the articulating ability of the silenced women in the racist context with the rebellious adolescence who is in no fear of the authority and dares to assert herself, showing the position of the post-colonial feminism which concerns racial interests as well as woman's self-development.

关键词: 消声; 言说; 成长小说; 后殖民女性主义

Key Words: silencing; articulation; bildungsroman; post-colonial feminism

一、引言

打破沉默、说出秘密是美国少数族裔女性成长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情节。莫理森《最蓝的眼睛》、汤婷婷的《女勇士》、马歇尔的《褐姑娘、褐砖房》^②都有少女言说不可言说之事。相对莫理森、汤婷婷成名作的大量研究,国内对马歇尔的作品,尤其是其成名作《褐姑娘、褐砖房》(1959)的研究为数不多。冯亦代介绍了马歇尔的小说《女儿们》(1991)及其希望女性做“有用的人”的主题(138);王家湘在《20世纪美国黑人小说史》中介绍了马歇尔多部作品及相关主题,如“文化历史传统”在黑人发展中至关重要(337);申昌英的两篇文章相继从社会空间与城市变迁的角度,探究黑人所处社会空间与其文化认同的联系,阐释纽

约布鲁克林褐砖房区的不同意象及其文化“符号意义”(65),表明《渔王》(2000)延续其早中期纽约黑人城市文学的发展脉络。近年来,马歇尔的作品在国际上受到后殖民批评家的“广泛赞赏”(Gates, 2167);《褐女孩、褐砖房》被誉为“当代非裔美国女性作品的开端”(Gates, 2167);其作品传达的“不同文化交汇处的女性声音”受到重视(Gates, 2168);她的《作家的塑造:源于厨房诗人》(1983)一文广为收录与引用。从研究角度看,马歇尔作品仍可从流散文学、泛非文学、女性文学、后殖民文学、女性成长小说等视角进行研究。

作为女性成长小说,《褐女孩、褐砖房》不再拘泥于离家、探险、归家等西方男性成长小说情节俗套,而以少女萨丽娜言说变化为其成长标志。泄露母亲卖

^①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盖茨对美国非裔文学建构的影响”(项目批准号:09YJA752011)的研究成果。

^② 美国文学评论家金莉教授在《20世纪美国女性小说研究》中将 Paule Marshall 翻译为葆拉·马歇尔。王家湘教授在《20世纪美国黑人小说史》中则将 Paule Marshall 翻译为波勒·马歇尔。

地秘密预示其步入有言说立场的少女时代;以身体沟通与表达标志其进入有性的女人时代;说谎之后,她向协会与母亲的坦白预示其意识到族群集体发声的重要性。萨丽娜不畏权威、积极表达,这在一方面肯定了种族歧视语境中被消声女性具有言说能力与多重言说方式,另一方面表明萨丽娜的言说与肢体语言具有肖瓦尔特所说的女性表达双声性特点。肖瓦尔特认为英国女性写作受到“主导性男性文学传统”与“失声的女性文学传统”的双重影响(9);女性写作与男性文学传统的关系经历了“服从”“抗议”“自主”不同阶段,形成了女性文学、女权文学、女人文学的三个阶段(10)。肖瓦尔特的双声话语理论对研究女性言说具有两点广泛指导意义:1)女性对于主导性文化具有服从、抗议和自主的不同反应;2)女性话语显现出男性主导文化与女性亚文化的双重影响。近30年来族裔理论、后殖民理论与女性文学批评的发展,鼓励我们关注压抑女性言说的各种消声权威文化与女性不同的发声内趋力;关注女性身体表达的双声性;关注族裔意识萌发对女性言说的影响;关注族群被群体消声情境下女性个体发声的复杂性;关注后殖民女性主义在阐释被消声属下发声的价值。本文就以消声与言说为切入点,探究马歇尔何以从女性双声言说变化表现女性的成长与成熟,何以通过叛逆期少女挑战权威、伸张自我寓意被消声女性积极言说,委婉表达了兼顾族裔利益、女性发展的后殖民女性主义立场。

二、泄密:少女双声言说

《褐女孩、褐砖房》中,女主人公萨丽娜的双声表达与其成长相随相伴,在走向成熟过程中,她的双声表达方式与侧重都有变化。少女时期,她的自主言说折射出对母亲的物质主义与父亲的浪漫主义的不同立场;大学期间,在表演现代舞及与男友身体接触中,她感受到自主、有艺术表达力的身体与被白人类型化的黑人身体之间的显著差异,觉悟到黑人个体发声受制于黑人族裔被集体消声的社会语境。小说结尾,萨丽娜离家踏上去巴巴多斯岛的文化寻根旅程。小说中,萨丽娜处于斯皮瓦克所说的被消声的“属下”(99),母亲威胁她不得泄露家庭秘密;被类型化形象覆盖自我的艺术表达。这些经历不断否定萨丽娜的言说冲动、自我表达欲望。然而,处于青春叛逆期的萨丽娜又要以言说挑战母亲权威,粉碎种族类型形象对女性发展的桎梏,为巴巴多斯族群整体发声寻找出路。这些使其双声言说具有后殖民

女性主义的色彩。

萨丽娜泄密是否定母亲物质主义、支持父亲浪漫主义的双声话语。同为巴巴多斯裔第一代移民,母亲西拉与父亲戴顿的价值观与理想截然不同。西拉信奉努力就有成功机会的美国梦,信奉有钱就有生活安全感的美国物质主义,“落入了白人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圈套”(申昌英,96)。她脚踏实地、勤勤恳恳在白人家帮佣;在机器轰隆的兵工厂上班;梦想早日拥有自己的房子。戴顿身在纽约,却难忘在巴巴多斯养尊处优的生活;无法放下男性尊严;幻想能凭借自学的技艺一夜暴富,返乡归居,建造华屋。戴顿意外获得的巴巴多斯土地遗产使夫妇俩都有了实现梦想的可能,也激化了夫妻间的矛盾。萨丽娜获悉母亲卖地买房计划,同时被告诫——“胆敢”说出此事就会被“杀掉”(76)。为了制止母亲独断专行,萨丽娜先向房客玛丽、萨格泄密求援;继而将家庭险情告诉父亲与姐姐;无奈之下又向黑人理发师汤普森告急。她的泄密行为既显示长者权威对属下的消声,又表现出少女运用言说摆脱困境的成熟思路,肯定其不断增强的言说能力。

无视消声威胁坚持言说,不被聆听坚持发声,这是萨丽娜少女时期言说双声性的特点。由于年幼,萨丽娜的言说不受重视、不被聆听,落入斯皮瓦克所说的不被聆听的属下状态。萨丽娜曾4次打断邻居玛丽对往事的回忆,要插话诉说母亲卖地的秘密。她8次打断萨格的诉苦,分4次才断断续续说出母亲打算卖地之事。她动手打姐姐,就因为后者不愿相信母亲卖地计划。尽管反复不被聆听,萨丽娜仍坚持告发母亲。在反复言说中,她的言说能力增强,言说范围扩大,建立起了自己的属下言说空间。

萨丽娜背叛母亲、维护父亲的泄密行为,置于母亲的物质主义与父亲的巴巴多斯浪漫主义对立语境下,有着抵御美国主流文化、维护巴巴多斯民族情节的色彩。萨丽娜的生活中,与巴巴多斯相关的多是轻松、快乐的记忆:父亲懒散地躺着,说着儿时的趣事;萨格饮着朗姆酒,旋转舞蹈。目睹沉浸在故乡的习俗与记忆中鲜活的身体,萨丽娜感受到快乐与自由,分享到感官愉悦的身体体验。而在美国现实生活中,是父亲的失业、母亲起早贪黑地工作、永无休止的房租,这些让萨丽娜真切地感受到黑人生活的贫困与无奈。她反感母亲的美国物质主义,亲近父亲与萨格的生活,亲近巴巴多斯的浪漫、多情。少女朴实的爱憎分明是其对不同民族文化态度的写照;她试图阻止母亲卖地的泄密行为也暗合抵御主流社会物质主义、力挺黑人民族主义的后殖民女性主义立场。

三、双声身体言说:感性艺术化的身体与僵硬类型化的身体

身体的双声表达浓缩了萨丽娜大学时代的感知和认知的发展。在恋爱与舞蹈中,萨丽娜欣喜地发现身体的交融、舞姿的配合密切了恋人、友人的关系;身体亦在表达中得到释放,感受到创造的欢娱与自由。同时,她也从白人种族主义者眼光中反观到自己被类型化的黑人身体;意识到黑人感性艺术化的身体会被种族主义类型化、客观化的身体所淹没。萨丽娜的身体双声言说伴随着她在思想、情感上的发展,而开启她身体言说与艺术表达的是初恋男友克莱夫与大学同学雷切尔·法恩。这两人担当着传统成长小说中领路人的角色。

才华横溢的克莱夫开启了萨丽娜的女性身体感知。雪夜他给萨丽娜的吻,让她感受到在萨格房间喝朗姆酒带来的“飘飘欲仙”与“节日的放松感”(238)。在萨丽娜眼中,克莱夫似乎成了夜的化身;她躺着,“对这夜晚开放着自己”(238);而这“夜”如黑色的生命冲动冲进她的身体(238)。在利落的刺痛后,她感受到对方肌肤如羊绒般温暖,混合着雪茄的味道。与画油画、读文学的克莱夫在一起,萨丽娜摆脱了丧父之痛,感受到身体的激情与灵动、鲜活与欢娱、温暖与交融。丰富感知的身体成为她之后身体艺术表达的基础。

雷切尔将萨丽娜领入学校现代舞俱乐部,为其身体艺术训练与表达提供了舞台。在舞蹈中,萨丽娜感受到身心一致进行艺术表达的满足。“音乐承载着她的跳跃、旋转”;她以舞姿抒发捕捉到的“生命的美丽与悲怜”(281)。在肢体的艺术表达中,她感受到自由与轻松,忘却了一切烦恼。克莱夫赞赏她的舞蹈有灵魂;同学称她的独舞有希腊艺术净化心灵的作用;观众为她的舞蹈报以热烈掌声。她以身体言说建立了自己的话语场,获得聆听的快乐与融入社会的满足感。萨丽娜的舞蹈表达了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中所赞赏的女性身体语言,舞蹈中萨丽娜的身体“充满了一连串的歌”成为“触动你、感动你的平等的声音”,成为“以歌声打动你的韵律”(西苏,196)。在身体的感知与艺术表达中,萨丽娜也享受到了与其他主体沟通、交流的温暖与快乐。

经历身体交流的温暖与自在,萨丽娜难以接受自己被种族主义类型化的黑人身体。在庆贺舞蹈演出成功的聚会上,玛格丽特的母亲一面称赞担当独舞的萨丽娜,一面夸赞自家巴巴多斯女佣艾蒂的勤劳、好使。她将萨丽娜与巴巴多斯女佣相提并论,委婉暗示

萨丽娜舞艺才能无法改变其肤色,也无法改变巴巴多斯女人类型形象。从白人的眼中,萨丽娜看到了自己的黑色身体不过是肉身化的类型形象;她的舞蹈语言、肢体创作完全被类型形象遮掩。这一“不被看见”的尴尬体验让萨丽娜对自己的身体有了新的自我认知。这是萨特所说的“通过他人的感念我认识了我的身体”的体验(355)。在新的感悟中,她看到社会化的身体、僵化类型化的身体,看到黑人自卑、自怨的身体,黑人彼此嫌弃的身体。在对身体的新认识中,萨丽娜体会到“不被看见”的耻辱、痛苦与无奈。

恋爱中愉悦的身体,舞蹈中表达创造的身体,带给萨丽娜主体化的身体体验;而不被看见、被类型化的经历让她体会到黑人被客体化的身体。这两种身体感知彼此对立、互不相融,构成萨丽娜的双声身体言说。她的精湛舞艺受到肯定,得到赞赏,却无法改变包德温所说的白人自愿的盲视(wishful blindness)。她从白人的眼中反观自己,她不过是个黑人,是白人“由来已久”的恐惧(291),是“罪恶与暴力”的化身(291)。这是杜波依斯、法农都提到的黑人从白人眼光中反观自身的体验。她第一次朦胧地感到自己对肤色的忽视或许出于对自己黑肤色的“憎恨”(291)。她厌恶自己与克莱夫在沙发上的偷欢,反感自己对协会的背叛与被母亲的欺骗。自我憎恨的情绪如“怪兽”般纠缠着她;她以拳“击碎”玻璃,击碎玻璃上“反射的自我”(291),粉碎让其厌恶的自我,努力让自己从无视肤色、盲目追求自我实现的梦幻中清醒。

在身体的双声言说中,萨丽娜萌发了族裔身份意识。她明白,黑人的自我塑造无法轻易摆脱根深蒂固的种族类型形象;黑人的自我实现离不开族裔群体文化身份的确立;只有创造正面的族群形象才能有效抵御负面的种族主义类型形象。族裔身份意识的觉醒使萨丽娜的双声言说进入关注个体言说与被消声族群言说的新阶段。她开始思考巴巴多斯黑人文化身份的迷失与其忽视传统族裔文化之间的关系;她开始意识到族裔身份建构离不开以种族与族裔文化为纽带的群体文化身份的认同。

四、坦白与文化寻根:族裔意识下的双声言说

黑人在成长中觉悟到自身的族裔身份至关重要。这意味着承认个人奋斗难以突破种族歧视的瓶颈;知道将自我成长与族群发展联系在一起。陶洁在《成长之艰难》中提出,发现种族观念的“社会根源”、了解自己的种族观是成长中的重要环节(95)。在种族社会中,成长中的个体要学会平衡家庭权威与自我意

愿,学会协调个体需求与社会规范,学会处理种族内与种族间与其他主体的关系,学会兼顾个体身份与族裔身份。在《褐女孩、褐砖房》中,萨丽娜意识到她无法摆脱巴巴多斯黑人身份、种族主义类型形象如影相随、离散的族裔文化若即若离。

马歇尔笔下萨丽娜的巴巴多斯族裔身份是“族裔离散混合身份的认同”(陶家俊 470),是对美国人身身份与巴巴多斯黑人的双重认同,是对美国文化与巴巴多斯民族文化的双重认同,是吉尔罗伊提到的“有差异”的黑人混合身份认同(Gilroy, 335),是具有后殖民色彩的民族身份的认同。族裔意识萌发后的萨丽娜改变了对母亲的偏见,重新看待巴巴多斯族群的集体物质主义倾向。理解母亲与族人压抑人性亲情、盲目向钱看,是其在种族社会中的无奈之举;理解族人购房群体行动的背后是集体缺乏安全感。萨丽娜不再鄙视母亲与巴巴多斯有产者协会,反倒同情母亲,对协会也产生了一定的敬重之感。她改正利己欺骗行为,在协会颁奖仪式上,勇敢地拒领奖学金,并为不端行为道歉。她也向母亲坦承骗取协会奖学金是计划与克利夫私奔,但如今她已与克利夫分手。萨丽娜的坦白缓解了紧张的母女关系。

萨丽娜的坦白与寻根之旅具有双声性。在向母亲坦白的背后是萨丽娜对族群发声问题的思考。如果巴巴多斯黑人族群不以集体脱贫为群体目标,他们何以找到共同的关注?如果巴巴多斯黑人族群不以美国梦与物质主义为主导价值观,他们何以有共同的价值观?黑人个体的发声如何有助黑人族群找到群体的声音?小说结尾,萨丽娜离家、启程去巴巴多斯岛寻找文化之根,以文化寻根探询解决族群身份危机的方法。她要从文化寻根中找到祖辈在加勒比地区生活的民俗与民风,找到族群共同的历史与价值。她要寻找父亲念念不忘的浪漫情怀,寻找萨格享受肉体欢娱的根源,寻找自己舞蹈天赋的土壤。她要弥补对加勒比共同文化符号的缺失,以建构基于传统加勒比的族裔文化身份。

以文化寻根为解决族群身份危机的良方,意味着承认历史、语言与文化是民族文化的基础,承认历史、语言和文化“在主体建构和身份认同中的作用”(Hall, 1996:466);意味着重视弘扬民族语言与文化在去殖民化、消除种族主义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当代黑人小说如莫理森在《所罗门之歌》中也有文化寻根的情节。只不过不同于莫理森笔下黑人到美国南方寻根,马歇尔笔下的巴巴多斯黑人要到加勒比地区寻找族群的文化根基。可以想象,一旦巴巴多斯族群以共同的祖先文化为自豪,以之作为集体身份认同的基础,这一族群就会理解、支持年轻一辈的文化探寻与

艺术创造,能在创造独具特色的巴巴多斯美国文化中得到尊重。卡特拉克引用非洲作家努济写道:“为了讨论非殖民化,我们应当找到新的自我界定的方法,也许还要找回在殖民时代已经消失的那些自我界定的方法。”(卡特拉克,458,457)不过,相比卡特拉克,马歇尔不仅关注族群的身份认同,她也关注女性自我界定。她以萨丽娜的文化寻根为小说结局寓意黑人女性成长无法离开族裔文化身份的认同,暗示改变族群被消声状态的紧迫性不亚于改变女性个体被消声状态。这一立场接近后殖民女性主义的政治立场。

后殖民女性主义立场体现了后殖民主义与女性主义抵御权威的姿态。它认识到权威的存在与属下不被聆听的情况;与此同时,也充分肯定了女性的发声努力、发声能力。理解女性发声立场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倡导兼顾族群利益、女性利益的正确族裔政治立场。在《褐女孩、褐砖房》中,叛逆期少女无视权威、勇于自我表达与后殖民环境中被消声女性又有发声的努力相吻合。这无疑为这部作品的后殖民女性主义解读提供了合适的土壤。纵观全书,萨丽娜的历次重大言说体验无不伴随对消声权威的抵御。母亲威胁她不得泄露卖地秘密,她却无视威胁、坚持告发母亲,在屡次不被聆听下坚持发声。她用舞蹈演绎对青春、生死的个性化管理,却被白人种族类型形象强力消声,由此意识到巴巴多斯族群被消声的可悲现实,令其打消行骗计划、踏上文化寻根之路,将个体的发声努力融于巴巴多斯族群发声努力之中。萨丽娜的言说置于自我与长辈之间,置于白人物质主义与巴巴多斯浪漫主义之间,置于黑人发声努力与种族主义的消声压力之间,置于个体自我发声与巴巴多斯族群的发声需要之间,置于族群间与族群内的复杂政治环境中,体现出女性发声问题的复杂性与女性不懈的发声努力。

马歇尔以女性言说发展再现女性的成长改写了西方成长小说的情节发展模式,使成长小说成为后殖民女性主义声音的载体。这种声音不是将女性发声等同于女性争取平等权利的女权主义声音;它不同于斯皮瓦克强调的属下女性在压力下消声的后殖民主义立场,也不同于黑人激进女权主义者贝尔·胡克斯的“对抗话语”(397)。马歇尔的后殖民女性主义声音是置于消声与发声之间的女性双声言说,是兼顾族群发声与女性个体发声的双声话语。

参考文献

- [1] Gates, Henry Louis, and Nelle McKay. *Norton Anthology of African American Literature*. New

- York; Norton, 1997.
- [2] Hall, Stuart. "Gramsci's Relevance for the Study of Race and Ethnicity." Ed. D. Morley. Routledge, 1996.
- [3] Gilroy, Paul. "Diaspora and Detours of Identity."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Ed. K. Woodward. Sage Publications, 1997.
- [4] Marshall, Paule. *Brown Girl, Brown Stones*. New York: Feminist Press, 1981.
- [5] "The Making of a Writer: From the Poets in the Kitchen."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frican American Literature*. Eds. Henry Louis Gates, and Nellie McKay. New York: Norton Company, 2004: 2189-2194.
- [6] Sartre, Jean-Paul. *Being and Nothingness: An Essay on Phenomenological Ontology*. Trans. & Intro. Hazel E. Barnes.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Inc. 1956.
- [7] 埃莱娜·西苏. 美杜莎的笑声.《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188-212.
- [8] 贝尔·胡克斯. 革命的黑人女性:使我们自己成为主体.《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罗钢、刘象愚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393-414.
- [9] 冯亦代. 波莱·马歇尔的《女儿们》.《读书》,1992(6):135-138.
- [10] 加亚特里·斯皮瓦克. 属下能说话吗?《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罗钢、刘象愚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99-157.
- [11] 凯图·卡特拉克. 非殖民文化:走向一种后殖民女性文本的理论.《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罗钢、刘象愚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443-469.
- [12] 罗钢、袁亚莉. 种族、性别与文本的政治——后殖民女性主义的理论及批评实践.《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1): 100-108.
- [13] 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的首要地位及其结论》,王东亮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
- [14] 申昌英. 葆拉·马歇尔笔下的褐砖房区.《外国文学》,2015(3):63-70.
- [15] 申昌英. 评葆拉·马歇尔的《褐姑娘、褐砖房》.《外国文学》,2007(6):92-100.
- [16] 陶洁. 成长之艰难——小说福克纳的《坟墓的闯入者》.《英美文学论丛》,2000(0):86-104.
- [17] 陶家俊. 身份认同.《西方文论关键词》.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465-473.
- [18] 王家湘.《20世纪美国黑人小说史》.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
- [19] 肖瓦尔特·伊莱恩.《她们自己的文学——英国女小说家:从勃朗特到莱辛》,韩敏中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
- [20] 徐雷.《身体视角下的A·S·拜厄特小说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

英国后骑士时代的娱乐焦虑:《亨利五世》的体育政治^①

陶久胜

(南昌大学外国语学院)

摘要: 英国后骑士时代的体育一词更少意指中世纪以来培养作战技能的运动项目,其服务人体与政体健康的功能性内涵逐渐被消耗身体与威胁王权的毁灭性意义所取代,更多被神学家和精英人士指称为非道德的淫乱享乐、狂欢与非法的扰乱社会秩序之娱乐。《亨利五世》中的国王亨利使军事战争、王国治理和王室婚姻等一切政治事件娱乐化,把体育变为国王维护个人英雄主义的政治工具与意识形态,与军事训练和骑士荣誉无关。斯图亚特早期国王的娱乐生活印证了莎士比亚对剧中亨利的体育书写,强化了莎士比亚表达的早期现代英国对国王与贵族阶层无节制的娱乐给王权带来政治危机的焦虑。

Abstract: The word “sports” in the post-chivalry age meant less the sports for cultivating martial arts of war from the medieval age, whose meaning as functions of serving human body and body politics were replaced gradually by destructive meaning as exhausting human body and threatening royal power, and was more used by theologians and elite class to refer to immoral licentious revelry and illegal disorderly games. King Henry in *The Life of Henry the Fifth* makes all the political events like military wars, kingdom management and royal marriage game-like, transforming the sports into a political instrument of maintaining personal heroism and into an official ideology, having nothing to do with military practice and knight's honor. The sports' life of early Stuart kings testifies the sports writing of Shakespeare, and strengthens Shakespeare's anxiety on political crisis caused by early modern English kings and noblemen's immoderate sports entertainments to the royal sovereign.

关键词: 《亨利五世》; 后骑士时代; 体育; 都铎-斯图亚特; 焦虑

Key Words: *The Life of Henry the Fifth*; post-chivalry; sports, Tudor-Stuart; anxiety

一、引言

坎特伯雷大主教赞美亨利五世“神迹般质变”,但对亨利五世的娱乐体育深感焦虑,“因他过去沉迷于无用之事,/……/时间全花在狂欢、宴会和体育上,/从不潜心求学,/离开公共娱乐场地/与庸俗之徒断交”^②。面对法国王子的网球羞辱,亨利甚为愤怒,“他怎敢嘲弄寡人的狂热日子,/殊不知寡人从中受

益”(I. ii. 267-268),宣称要“把网球变成炮弹”(I. ii. 282),为自己曾经的狂野享乐辩护,开展一场国家间的战争游戏。在战争前期,在发现斯科罗普、格雷和坎布里奇的叛变阴谋后,亨利玩弄猫捉老鼠的权力游戏,故意给他们军事任务,实则暗中安排三位奔赴刑场。阿金库尔战役前夜,亨利乔装暗访战营,士兵威廉斯表示“从不信任国王”(IV. i. 186),如有幸活着愿意接受公开决斗。但战争胜利后,亨利视政

①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英国十六、十七世纪文学中的疾病意识与国家焦虑研究(批准号:16BWW056)”、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英国16、17世纪文学的疾病叙事研究(批准号:WGW1515)和南昌大学博士启动基金项目(编号:06301178)的阶段性成果。

② William Shakespeare, *The Life of Henry the Fifth*, in *The Norton Shakespeare: Based on the Oxford Edition*, eds., Stephen Greenblatt et al., New York &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1997:1454-1523, I. i. 54-60. 后文引自该剧本的引文将随文标明该著幕、场及行次,不再另行作注。

治信誉为娱乐,以国王身份出现并用金钱打赏威廉斯而拒绝决斗。战后英法和谈中,亨利提出:“她(凯瑟琳公主)是主要条件,处在所有条款的首位。”(V. ii. 96-97)然而,尽管两者的婚姻早已事先计划好,但亨利仍向公主求爱,让王室婚姻化为浪漫的爱情游戏。这是莎士比亚戏剧《亨利五世》(1599)的情节片段。评论界研究本剧的爱国主义思想或帝王英雄浪漫气质(Altieri, 223);或使用新历史主义批评方法解读剧中的种族、个人身份与国家身份之间的张力(O'Neill, 1-9);或使用术语“兄弟关系”探究剧中爱尔兰人、苏格兰人与英格兰人既爱又恨不列颠帝国的身份困境(Dowd, 337)。这些研究忽视本剧的体育话语,没有在英国后骑士时代的体育语境中解读亨利五世的军事政治行为。鉴于此,本文从早期现代的体育理论出发,阐释剧中亨利如何把政治事件演变成体育游戏,让体育变成国家政治的隐喻,从而使体育失去骑士时代应有的道德意义和功能性内涵,从中透视16、17世纪英国社会对国王与贵族阶层无节制的娱乐给国家带来政治危机的焦虑。

二、早期现代英国的体育理论

“体育”一词在16、17世纪的英国社会中意义宽泛而含糊,指向三组运动:一是《驯悍记》狩猎君王的狩猎,二是“在公共场地上玩耍且涉及一定体能运动的比赛项目”(Semenza, 20),三是马维尔诗歌《让我们及时行乐》中的“爱情嬉戏或性交”。虽然前两组可能聚焦于消耗体能的、强身健体的运动,但第三组运动因罪恶、纵欲之特征为神学家、道德人士指控所有体育项目提供了理由。为给体育辩护,当时一些教育理论家如理查德·马卡斯特定义体育为“一种猛烈的、自愿的身体运动,它改变呼吸,其目的在于保持健康,使身体进入一种非常好的习惯”(Mulcaster, 62)。马卡斯特推荐体育项目如“摔跤”“大声说话”“细声阅读”等,理由是“大声说话”锻炼声带,而“细声阅读”训练眼睛和大脑。甚至到17世纪后期,弗朗西斯·富勒也把体育界定为“所有的身体运动或挪动……无须使用内脏,便可……足以让自然驱赶压制她的敌人”,强调长跑、打喷嚏和咳嗽的益处。(Fuller, 5)

为避免对具体体育项目归组导致的混乱,早期现代英国人撰写体育论说文,采用宗教、道德视角对体育做不同划分。最有代表性的体育著作要数1563年牛津神学院教授劳伦斯·汉弗莱献给伊丽莎白一世(1558-1603)的三卷本《贵族》。他试图区分以懒散为特征的贵族性和以基督的和自然的美德珠联璧合

为特征的“真正”贵族性。与其他的人文主义行为册子类似,《贵族》推荐一些适合于培育英国贵族的体育项目。尽管神学院准许贵族拥有享受娱乐体育的自由,但汉弗莱小心谨慎地强调适度原则并区分合适的和非合适的体育项目:“在他们的娱乐和体育中,他们应该保持黄金分割线,区别两类体育。更值得推荐的是让人更强壮和更有男人气质的项目,显现某种庄严和勇士品格。古希腊人从事疾走、跳跃、投掷、摔跤和跑步等运动……另一种项目遭到质疑,诚挚地说,基督徒不是在运动。或者说只有把威严屈从于淫乐的贵族可能会参与此种项目,如跳舞、击打乐器、玩骰子、下棋或者网球。”(Humphrey, 2)汉弗莱倡导第一种运动,因为它让运动员为艰苦战争做准备。正如“庄严”的英文stately所示,与“国家”(state)相关的体育运动有服务国家之功能,因而是可以接受的。相反,汉弗莱怀疑第二种体育娱乐项目的道德性和适度性,因为它生发无用的、女性化行为。

如果詹姆士一世(1603-1625)在语境中定义体育合法与否,伊丽莎白一世更关注某些项目是否会影响政治秩序与国家军力。言外之意,某些体育项目合法与否由其内在属性决定。在《皇家礼物》(1599)中,詹姆士公开拒绝当时一些人士认为的某些特定体育项目在本质上是非法(有罪、不道德)的观点,相反,他总是在体育事件发生的具体语境中考虑问题,更不会赞同一些清教徒简单地把体育等同于淫乐并以偏概全地反对任何娱乐体育的主张。(Govett, 55)女王3次颁布官文限制非法运动而支持箭术。实际上,她只是确认和重述了女王父亲亨利八世1541年颁发的一道官方文书:“据圣上所知,自耕农、仆人、熟练工人、学徒、苦力工和普通的穷技工每天沉浸于玩骰子、打牌、扔保龄球、打网球和其他非法体育项目,与圣上的让人称赞的法律和法令背道而驰。以如此方式,不仅圣上的各阶层臣民下落为懒散与其他不便,而且有时备受国人称赞的、显露国威的箭术也疏于操练与受损。圣君……因此直接下令并做出指示,任何自耕农、仆人、熟练工人、学徒、苦力工和其他普通的穷技工,只要在60周岁以下,四肢能动,就不可以参与任何非法的体育游戏。”(Hughes and Larkin, 279)此项声明呈现了两道独立而联系在一起的命令。首先,禁止平民从事皇家文书列出的非法项目,特别理由是像玩牌、扔保龄球这样的项目自古以来就是非法运动,因为它们散播懒散且使人分心,无法让人做好本应参与的如箭术一样的体育项目。其次,官文要求所有“可爱的臣民……训练和使用箭术”(Hughes and Larkin, 279)。

对体育的怀疑与否定似乎成为宗教界和王国政

府的主流声音,而这离不开一个事实——英国正处于从中世纪的骑士时代向16、17世纪世俗社会的转型期。在骑士世代,体育被哲学家、教育理论家等高度推崇,体育取得个人荣誉、骑士美德及捍卫国家与上帝秩序的意义。柏拉图第一个倡导一种“系统的简单而又灵活的体能训练,尤其为战争做准备的训练”(Plato, 404)。亚里士多德则强调,通过适度聚焦于思维锻炼,体能训练可能给年轻人注入勇气。英勇源于崇高,而真正的崇高必定起源于思维。(Aristotle, 1338)古罗马军事科学家韦格蒂乌斯阐明适度训练对培养潜在士兵的重要性,“让被选作军事作战的青少年拥有敏捷的眼睛、垂直的脖子、宽阔的胸脯、健壮的肩膀、强劲的手臂和长长的手指,让他的肚子变小、臀部变细,他的腿脚不因多余脂肪而变臃肿,却因结实的肌肉而变坚实”(Vegetius, 6)。马基雅维利在《战争艺术》(1521)中列出招募一名真正的运动员和一个懒散的纵乐者之间的区别。他指出,尽管一个人的职业可能会标志他潜在的军事才能,但表象是不可靠的。他最看重运动员道德的正直:“对我来说,我不太考虑他们的职业性质,而更重视这些人的道德品行。”(Machiavelli, 33)他强调,他们必须接受“跑步、摔跤、跳远”及其他体育项目的培训,锻炼成有强大战斗力的美德骑士。

然而,火枪火药的引进逐渐改变了欧洲人对传统体育运动的依赖与认知方式。火枪技术的发展直接造成骑士精神的衰败,导致国民尤其是贵族阶层抛弃过去体现其英勇、崇高人格与高超剑术的战场。(Semenza, 71)“到16世纪早期,贵族青年以往打包行囊外出学习体育战术的行为逐渐减少。更少贵族愿意花高价请学识渊博、体育箭术卓越的导师培养有战争前途的孩子。”(Hale, 91)甚至菲利普·锡德尼赞扬军事运动的荣耀时,坦言:“青春、运气和赞扬甚至让我自傲。”(Sidney, 53)因为枪支大大增加了制造荣耀的“运气”成分,英国贵族对军事荣耀的热情大减。除新武器外,当代批评家J·R·海尔还把厌恶军事体育归于许多其他因素:“战争中死去和社会地位低劣之人继承爵位;作为真正货币的以土地为基础的财富缩水;不通过军事继承权获得政治头衔成为趋势;考虑到恒定的军事机构及其运作方式新发展,职业军事机构的实际缺失状态可能使贵族‘待在军中’但与平时其阶层的变化保持互动。”(Hale, 96-97)换言之,早期现代的军事技术革命开启对体育意义的负面解读,而当时贵族群体衰败和新型资产阶级的崛起则加速了骑士社会的瓦解与体育精神的衰退。当体育失去骑士时代的军事准备之功能时,从手段变为目的,转变为一种为娱乐而娱乐的消遣,自然

会引起神职人员和贵族社会的愤怒、指控或怀疑讽刺。

三、《亨利五世》对国家政治的娱乐化书写

上演记录表明,莎士比亚历史剧《亨利五世》在都铎-斯图亚特王朝时期非常受欢迎。(Greenblatt et al, 1445)该剧主要叙述亨利如何在军事战争、王国治理中和王室婚姻方面重获黑太子爱德华时期(1330-1376)的辉煌。戏剧伊始,就亨利五世向法宣称一些公爵之地属于他伟大祖先——爱德华三世一事,法国大使来到英格兰王宫:“法国大使:对此,我的主人法国王子/回话说,这暴露出您年轻幼稚,/并警告道,法国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用一曲轻狂的舞蹈而轻易获得:/您不可能狂欢而得到那里的公爵之地。/他因此送给您,更适合您精神,/一箱财宝,相反/希望您宣称的公爵之地/您不再提及。”(I. i. 249-257)当被告知财宝为网球后,亨利突然恼羞成怒,立刻予以反击:“当寡人已经为这些网球配好球拍,/上帝荣光在上,寡人将赴法国打一局,/把法王的王冠打入球门。/告诉他,他已经开始与牧马人之间的一场比赛,/所有法国牧场都会受到打扰,/因为军事进攻……/他怎敢嘲弄寡人的狂热日子,/殊不知寡人从中受益。”(I. ii. 261-268)剧中法国王子使用“网球”和“舞蹈”嘲笑亨利年轻时“狂热”、“轻狂”和“狂欢”,而当政后的亨利把自己比作“牧马人”回应前者,决定为其配“球拍”并与其展开一场“比赛”,让其为送“网球”礼物承担后果,为亨利“挥霍的报复”(I. ii. 283)买单。亨利把自己即将发动入侵法国的报复性战争描述成为一场网球赛。

体育词汇早已进入早期现代的政治生活。“网球”“舞蹈”等体育项目与“轻狂”和“狂欢”否定性意义联系起来,而亨利的极度愤怒之反应暗示他对待体育娱乐的矛盾立场。亨利愤怒法国王子嘲讽他沉溺于体育,又试图证明他从体育“狂热日子”中“受益”。无论是法国王子还是亨利五世,战争失去拯救正义的仪式性,堕落成无政府主义的暴力。(Semenza, 78)亨利把本用来捍卫民族利益、实现国王神圣职责的军事较量变为实现个人报复的政治工具,他举国家财力与国力发动战争纯粹是为了维护个人英雄主义,如同打一场网球赛。(Semenza, 76-77)早期现代网球运动是在公共场地上开展的比赛项目,涉及“牧马人”骑术,而骑术又与狩猎等户外运动密切相关,如此一来,剧中的“网球”、“牧马人”和“牧场”等可以解读为狩猎的转喻。亨利八世和詹姆士一世可谓狩猎

活动的狂热爱好者。年轻时期的亨利五世除了与福斯塔夫等人在客栈厮混外，也经常外出狩猎，他现今发动的侵法战争正是狩猎、网球运动的延伸。如罗杰·曼宁所说：“狩猎为国王和贵族提供体育和娱乐，总是为战争中所必须的技术和勇气提供培育和展示的机会。它是对战争的仪式化效仿，涉及在贵族阶层的竞争党派之间精确掌控暴力。”（Manning, 54）“玫瑰战争”期间，鹿园、森林和运动领地是被竞争的国土角逐场，约克和兰开斯特家族“理所当然地突袭他们认为是属于伪君王的森林”（Manning, 14）。而自15世纪以来，贵族关系已经堕落到琐碎的竞争关系。埃塞克斯伯爵与政务秘书塞西尔冲突为典型，派系斗争正发生于莎士比亚创作历史剧的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

然而，《亨利五世》第五幕合唱团把亨利比作“取得征服大业胜利的恺撒”（V. C. 28），这只能从16、17世纪社会对待体育的矛盾立场得到解释，因为体育规则与社会规则不相对应或有时甚至矛盾，如足球比赛的“有序暴力”被标志为缺乏约束与无规则的“狂欢”。但是，与战争一样，像网球、足球等体育比赛有每位运动员都必须无条件认可和遵守的形式系统，“体育‘把控’一个暂时的世界，规则有不容怀疑的绝对约束力”（Huizinga, 30）。理查德·卡鲁报道1602年一场足球赛时指出，在七八英里的运动场徜徉、参与更大规模的比赛不是不寻常的事。他叙述道，踢球的目标始终如一，就是不用手而把球踢进对手的球门内。卡鲁继续道，一旦球落下，参与者在愤怒争斗中力图控制球，而其中不可避免有死伤事故，而只有数小时后待球到达其中一个球门，运动员才回家或者回到客栈，评论和吹牛此场球赛。（Carew, 73-75）年轻时期的亨利五世也不经常出去踢球和狩猎，然后回到福斯塔夫客栈吹牛吗？毫无疑问，亨利发动征服法国的战争以证明从这些“狂热日子”中“受益”，因为他认为体育规则系统能让他更快更好地准备战争，依靠战争法则掌控战局和获得骑士荣誉，因为运动正如宗教和神话，满足人类对有序的、有意义的宇宙追求。体育以一种理想化形式满足人类对可辨正义之渴望，使道德理念永恒化，并用绝对术语提供一个新世界版本，允许运动员通过完成清晰定义的任务实现大家认可的目标，给混乱世界带来暂时秩序。（Bourdieu, 47）

除战争外，《亨利五世》国家政治的体育书写还表现在亨利与贵族大臣玩弄猫捉老鼠和失信于臣的游戏。第二幕第二场中，亨利假装交给三位叛徒斯克罗普、格雷、坎布里奇军事任务，亨利开始伪装宽容，“仁慈仍然活在我心中”（II. ii. 76），但事实上他在给

三位转交的信中叙述：“寡人认为这次反叛就像/人类的又一次堕落。错误明显。/按照法律拘留他们……”（II. ii. 138-140）“寡人必须考虑王国安全，/而他们致力毁掉王国，因此寡人有理由按/上帝律法执行。”（II. ii. 171-173）阿金库尔战役后，亨利失信于与威廉斯的决斗，对叔叔埃塞克斯说：“给这手套装满克朗金币。”（IV. viii. 52）然后他让弗艾伦把决斗信物手套送回威廉斯并叮嘱道：“你必须对他友好。”（IV. viii. 56）亨利五世完全不遵守自己许下的决斗承诺，正如不遵守法律一样，但他却处决了前面三位叛徒。他在律法上对待自己与臣民的双重标准不言而喻，他不再按骑士理念与臣民交往，忘记英勇、诚信和战斗规则，选择用克朗代替体现骑士精神的决斗。正是在早期现代火枪瓦解军事体育的骑士属性的语境中，亨利五世使用金钱解构决斗的骑士精神和自然法的绝对性，让王国治理转化为一种玩弄权术的体育游戏。

亨利五世让体育游戏隐喻王国治理，隐射了16、17世纪英国社会从骑士文化向后骑士文化转变的现实。与剧中亨利五世类似，詹姆士一世特别青睐新斯多葛主义哲学，因为它提供了一套保全他这个苏格兰君王在复杂的英格兰王宫中生存的政治权术，可让他游刃有余地玩弄政治，如他最擅长野外狩猎一样（Salmon, 169）。当时散文家罗伯特·琼森在《论历史》中引证塞内加原则为可愉悦心灵、坚定意志、鼓励古雅典和斯巴达人的军事热情的教程，而塔西佗政治学同样必不可少。“它正如迷宫，连接狡诈和欺骗的友情，用沉默压制愤怒，用无辜伪装背叛……尽管它被那些阳光看待历史的人所厌恶，然而它最有用，教育心灵应对类似事故……从这个角度上看，我更喜欢塔西佗，视他为最能依靠的人。”（Salmon, 175）得到伊丽莎白一世的支持，塞西尔派系在1600年几乎把埃塞克斯派系清除殆尽。除埃塞克斯被处死，大多被女王投入狱中。然而，詹姆士一世上台后，大赦原埃塞克斯派系成员，甚至大胆提拔和重用其中一些人。有讽刺意义的是，原埃塞克斯派系成员恺茨比于1605年多次发动政治叛乱，制造了更多的不稳定气氛，而为得到更高政治地位和津贴，其他派系之间互相敌视，强化了竞争、怀疑和冲突。（Salmon, 177）如果说《亨利五世》中的王国治理因为亨利玩弄权术而使王权充满诸多不确定性，那么后骑士时代的新斯多葛主义文化让英格兰政权动荡不安，这是否暴露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英国人的娱乐焦虑？

四、英国16、17世纪社会的娱乐焦虑

第一部分提到，早期现代英国体育意义宽泛而含

糊,除指向狩猎、网球等强体能项目外,也意指“爱情嬉戏或性交”。在《亨利五世》故事的结尾部分,国王亨利要求法王查尔斯用条件购买和平,并责令法国公主凯瑟琳列为谈判的首要条件。他非常清楚,法王一定会无条件接受和谈的所有条款。尽管如此,亨利同时展开了一场疯狂追求凯瑟琳的“爱情嬉戏”。他说,“天使像你,凯特,且你像/天使”(V. ii. 108-109),“我没有其他方式来矫揉造作,/惟有直接表达‘我爱你’”(V. ii. 124-125),“如果你让我作诗或跳舞,/凯特,你干脆杀了我”(V. ii. 131-132),“作为一个平凡的/士兵对你说……/我只有内心深处的爱情誓言……/请接受一颗平凡而真诚的忠诚之心”(V. ii. 145-149)。亨利五世自称士兵以降低身份,给对方一个不善言谈之人的印象,却使用爱情语言“天使”“我爱你”“忠诚”等捕捉凯瑟琳的芳心。当凯瑟琳问道:“我有可能爱法国的敌人吗?”亨利回答:“是的,你不可能爱上法国敌人。/但是通过爱我,你爱上法国的朋友,/因为我如此爱法国以致不可能与她的任何一个村庄分离,/她的一切都是我的。凯特,当法国是我的,/我是你的,你的是法国的,那你就是我的。”(V. ii. 163-168)面对凯瑟琳质疑亨利的法国敌人身份,他使用类似三段论的哲学推理证明自己是法国的朋友。

被认为是非道德的“爱情嬉戏”如何具备体育之特征?约翰·邓恩在诗歌《鱼饵》中就利用体育一词弹性的模糊悖论性内涵,使及时行乐主题的田园诗中的典型情人理论化,把她变为一位卑鄙的、擅长言辞的说话者——渔夫——的猎物。宣称自己因情人的美丽而狂热,说话者极力掩饰自己正在从事的体育——“捕获”美丽少女:“你是诱饵,/没被抓到的那条鱼儿,因此,/唉,比我聪明许多。”(Donne, 29)尽管垂钓为一种使用鱼饵钓鱼的锻炼心智、体能的合法运动,求爱为一种使用语言艺术的“爱情嬉戏”且通常与淫乱相联,但两者在目标和形式手段上非常类似,垂钓既是一种运动项目更是性征服的隐喻。(Semenza, 21)后骑士时代的体育既意指“爱情嬉戏”,也隐喻类似“爱情嬉戏”的一切非道德的淫乱狂欢与非法的扰乱社会秩序之娱乐。剧中亨利五世让一切政治事件娱乐化,体育似乎成为王国政治的隐喻和亨利政府的意识形态,亨利六世的王国因此逐渐走向内战边缘且最终灭亡(Epilogue, Chorus 9-14)。一位乡村贵族就叙述了1581年发生的一场致命足球赛:双方发生口角,“……洛奇·卢德夫快速跑向足球,意在猛踢。尼古拉斯·马丁用右臂的前部和理查德·特维用左臂的前部重击洛奇·卢德夫胸部下的身体前部,向他致命殴打和撞击,直至三刻钟后卢德

夫死亡。”(Jeafferson, 97)此类大规模的户外运动有自身的体育规则,满足参赛者追求秩序和控制生活的信仰,但由于其参与人数巨大且比赛规则与社会法律相冲突,自然在狂欢中容易失控,极易演变为政治叛乱,如1581事件所发生的一样。剧中亨利五世年轻时期的“堕落”和他当政后让国家政治体育化不禁让观众联想起这些毁灭性、叛乱性的体育事故。

作为统治英格兰、爱尔兰和法国的联合君王,剧中亨利五世最易让人想起统领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和法国的斯图亚特君王。詹姆士一世无节制的娱乐印证了莎士比亚对亨利的体育书写,强化了莎士比亚的娱乐焦虑。詹姆士一世时期的许多重要政治事件发生在国王外出狩猎期间。克里斯托弗·杜斯顿毫不夸张地告诉我们:“狩猎……占据了[詹姆士]大部分时间,使他长达数周远离王宫。”(Durstun, 9)事实是,沉迷于狩猎阻碍了詹姆士履行国王职责,造成他与枢密院议员之间的隔阂。试想象1604年的情景,枢密院秘书塞西尔接到远在外地狩猎的詹姆士来信:“尽管寡人现正在快乐天堂的顶峰,但寡人不会忘记你和同事们正在炼狱中煎熬,为的是服务寡人的王国事业。”(Akrigg, 227)塞西尔会做出何种反应,是愤怒还是无奈?历史文献记载了詹姆士众多类似的玩忽职守的例子。再如,1610年,国王面临财政危机,索尔兹伯里提出以詹姆士多项退让为前提而让贵族资助国王的《大合同》。当国会讨论此方案时,他一大半时间在外狩猎而影响了进度,却责怪贵族故意拖延时间并解散议会,合同破产。(Durstun, 9)他视行使政权为体育游戏,其后果甚至被当时在英的威尼斯大使注意到——“[他]似乎忘记自己是国王,却愚蠢而执着地追逐牡鹿。”(Brown and Hinds, 70)

如果剧中亨利五世的军事征服更方便与詹姆士一世的外地狩猎联系起来,那前者与凯瑟琳的“爱情嬉戏”便警醒观众后者纵欲的宫廷生活。就在登基时段,詹姆士国王使皇家消费翻倍,高额花费于宠臣,花费重金满足王后安妮对耀眼夺目的珠宝和惹人注目的礼服之偏好。王宫俨然是一个体育消遣之地,从玩骰子和打牌等公开赌博到每晚精心准备的假面戏剧表演,甚至公开显现低俗下流的性行为。16、17世纪政治家、哲学家以不同方式表达出来对英国社会的娱乐焦虑。1606年2月17日,一项提案禁止1603年官方文件所列举的所有亵渎神灵的非法体育项目,制定了实施规则:违者被要求罚款10先令或关押3小时。(Bond, 96)塞缪尔·佩皮斯叙述网球运动后的查理一世(1625-1641):“国王会在赛后的中午时间再去称重……今天他减轻了四磅半。”(Pepys, 91)汗液的流失展现了他较好的运动机能,可早期现代人想到

的是查理一世的性行为，因为男性身体的水“具有经济价值，只有在适度情况下才能分享，以保存或扩大王朝主权”，不像会漏的、标示“失控”意义的女性水。(Hillman, 43)查理一世的四磅半汗液就潜在演变成他的社会构建权力的象征，他的私人生理身体通过其强大而珍贵的生殖液体繁衍后代，使斯图亚特王朝永恒化，从而维护国家象征身体的健康。然而，既然男性身体水唯有在“适度情况下”才具有经济价值，那查理一世因无节制的体育活动导致液体过量排泄，就被解读成了对神圣不可侵犯的王权之威胁。

与剧中亨利五世类似，斯图亚特早期君王让体育成为其私人生活和王国政治的隐喻，体育似乎转为其崇拜的偶像。这激起了神学家尤其是清教徒的强烈不满，他们激进地反对所有体育项目以表达对处于战争前夕英国的焦虑，犹如《亨利五世》剧末所预设的对未来亨利六世统治的焦虑——“将丢失法国且让英格兰流血”(Epilogue, Chorus 12)。体育困扰16、17世纪社会不仅因为它与君王生活联系紧密，更由于它长期与罗马教廷和偶像崇拜联想有关。(Semenza, 164)当时纽卡斯市一位清教徒这样评论五朔节的体育活动：“自由和淫欲的缰绳被放松。五朔节的柱子和游乐者，戏法师……现在愈加火爆。”(Underdown, 274)托马斯·霍尔强烈谴责娱乐体育，发现“在过去，剑悬置于我们的头顶，不会有如此公开的亵渎上帝；现如今，剑不见了，人们再次回归到旧时呕吐，不再考虑一个事实——上帝注视着我们所有的行为并据此做出最后的审判。”(Hall, 3)这些辩论家把体育当成指控君王的教皇般腐败和非神圣性的证据，认为在象征和仪式层面，体育失去骑士世代具有的保卫国王自然身体和政治身体的功能。(Kantorowicz, 1-7)他们竭力抵制传统狂欢形式，不区分具体语境，把体育和类似的象征和仪式阐释为英国即将陷入的内战漩涡或与欧洲天主教势力较量的符号，因为在他们看来，体育无论字面意义上指向国王从事的娱乐活动还是隐喻意义上暗指统治阶级卷入的派系斗争或国际冲突，都将把英国推向战争深渊。

五、结语

体育在骑士世代培育军事才能的内涵被文艺复兴时期火枪技术发展和人们对战争的态度逐渐破坏。到伊丽莎白一世后期，体育几乎成为神学家、哲学家和政治家所批评的一种低级而肤浅的现象。当地戏剧评论家西奥多·梅伦指出：“创作于后骑士时代的莎剧《亨利五世》展示，战争不仅是悲剧性和血腥的，而且是徒劳无益的。”(Meron, 8)莎士比亚在本剧中

使用诸多体育意象和隐喻，说明战争只是君王之间的体育竞争，王国治理、王室婚姻等重大政治事件不过是国王玩弄的猫捉老鼠游戏和个人无节制的体育淫乐。他通过该剧参与体育论争，批评后骑士世代非神圣化、无功能性的体育文化，斥责都铎-斯图亚特早期国王和贵族社会显著的无节制的娱乐行为。在书写体育对亨利五世的金雀花王朝的影响中，莎士比亚表达出16、17世纪英国社会对统治阶层无节制的娱乐给国家带来了政治危机的焦虑。正如同时代作家约翰·戴在《海鸥岛》(1606)中指出，体育是国家娱乐和欺骗不列颠臣民的首要工具和意识形态。(Day, 8-13)斯图亚特君王与贵族的荒淫娱乐行为既印证又强化了莎士比亚的焦虑。那当《亨利五世》满足早期现代观众的娱乐焦虑之心理诉求时，它是否也和詹姆士一世的《皇家礼物》及《体育》(1617)开展对话，讨论国王在两书中提出的观点“体育永远是有用的”是否正确？

参考文献

- [1] Akrigg, G. P. V. (Ed.). *Letters of King James VI and 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 [2] Altieri, Joanne. "Romance in Henry V." *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 1500-1900*, 21.2 (1981): 223-240.
- [3] Aristotle. *Politics*, Vol. 5.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96.
- [4] Bond, Maurice F. (Ed.). *The Manuscripts of the House of Lords: Addenda 1514-1714*. 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1962.
- [5] Bourdieu, Pierre. *The Logic of Practice*. Stanford: Stanford UP, 1990.
- [6] Brown, Horatio F. and Allen B. Hinds (Eds.).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and Manuscripts Existing in the Archives and Collections of Venice*. London: His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1916.
- [7] Carew, Richard. *A Survey of Cornwall*. London: Andrew Melrose, 1953.
- [8] Day, John. *The Isle of Gulls: A Critical Edition*. Raymond S. Burns. New York: Garland, 1980.
- [9] Donne, John. "The Bait." *John Donne's Poetry*. Arthur L. Clements. New York: Norton, 1992.
- [10] Dowd, Christopher. "Polysemie Brotherhoods in Henry V." *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 1500-1900*, 50, 2 (2010): 337-353.